



浙东作家文丛（第9辑）

远山 近水的 抚慰

◎ 徐渭明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浙东作家文丛（第2卷）

远山 近水的 抚慰

◎ 徐渭明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山近水的抚慰/徐渭明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9.2

(浙东作家文丛. 第6辑/李浙杭主编)

ISBN 978-7-80743-343-9

I.远... II.徐...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1070 号

浙东作家文丛(第6辑)·远山近水的抚慰

- 丛书主编 李浙杭
本册作者 徐渭明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卓挺亚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948 千(本册字数 140 千)
印 张 255(本册印张 12)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343-9
定 价 405.00 元(全十八册)

目 录

—— 桑梓漫步 ——

- ◎ 003 最初的家園
- ◎ 009 姚江的分量
- ◎ 014 唐诗四明路
- ◎ 018 火红的街弄
- ◎ 021 凝血杜鹃
- ◎ 024 又见余姚杨梅红
- ◎ 026 四明湖山
- ◎ 028 柿林秋色
- ◎ 032 江南雾淞起四明
- ◎ 036 河埠头
- ◎ 039 红柿往事
- ◎ 043 乡村散戏

—— 情思奔涌 ——

- ◎ 051 家园迢遥
- ◎ 054 蓝 夜
- ◎ 057 在母亲的屋檐下
- ◎ 059 雪鸽纷扬的日子
- ◎ 063 你的背影像镜子
- ◎ 066 守望青春高地
- ◎ 069 红叶寄自北方
- ◎ 071 尘封的祝福
- ◎ 073 独享黄昏
- ◎ 075 南风挂在窗口
- ◎ 078 夏季在望
- ◎ 084 穿越雨季
- ◎ 087 接近黎明
- ◎ 089 最后一个夏日
- ◎ 091 下一站是秋季
- ◎ 093 感受冬天

—— 墨轩远眺 ——

- ◎ 099 遥想多瑙河
- ◎ 102 骊山怀古
- ◎ 109 卢沟夕色
- ◎ 111 走近窑洞
- ◎ 116 永恒之江

- ◎ 118 边想边唱
- ◎ 121 泸沽：挂在心尖上的一面湖水
- ◎ 127 口琴的回响
- ◎ 135 昔日重来
- ◎ 139 驻足童年
- ◎ 142 渴望声音

—— 文丛走笔 ——

- ◎ 149 摄取四季背后的绚丽
- ◎ 152 《姚江的分量》序
- ◎ 155 “文献名邦”的永恒风景
- ◎ 162 守望梦想从头说
- ◎ 165 《回望塞上江南》序
- ◎ 168 以文明的名义歌唱
- ◎ 172 《与时代同行》后记
- ◎ 175 《想象飞翔》后记
- ◎ 179 写在季节边缘

桑梓漫步

行一路青苔
用心灵谛听
祖先睿智的声音
乘一缕轻风
用目光轻抚
山川勃发的生机

云卷云舒的浩歌里
唱着这方土地的神善



最初的家园

我把拥有七千年历史的河姆渡遗址称作我们人类“最初的家园”，自有我足够的理由，尽管古文化遗址所呈现的文物时常给人一种遥远的距离感，尽管最初的家园已经在一次或数次我们无法想见的变故中埋入了地下。但当我每次迎着稻浪舞出的轻风，走近河姆渡，面对着先人们创造的一件件无与伦比的文物，感受着这里的绿野青山碧水所透发的灵气，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感动。我有一种被自然之诗所迷醉的感觉，更有一种被悠远历史所亲近的喜悦。这毕竟是我的家园，这毕竟是我们人类最初的家园啊！不论我们流光溢彩的都市里有着如何鲜艳的树木花草，也不论我们应有尽有的都市里有着如何精美的物品，它的起源都在这里。我们看看河姆渡，远比离家多年的远方游子心血来潮看看自己的故土更为紧要，也更为真切。

这样写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想起河姆渡的绿色了。那真是一种不加任何修饰的无边无际的色彩，说它是朴素的田园风光也罢，说它是人类勤劳智慧的成果也罢，反正一脚踏进河姆渡的土地，就会被无边无际的绿色包围，被无边无际的绿色陶醉。在这里，除了建筑，便是层层叠叠的绿色了。站在河姆渡头远远近近地看这样的绿，我敢肯定任何人都会找到一种家园的感觉。家园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绿色，要不，在我们蜗居的混凝土构筑的城市楼群里，为啥有那么多人要在阳台上放一些离开了土地的绿色植物呢？

看看这样的绿吧，这是河姆渡送给每一位来访者的第一份质朴礼物，或相赠的第一道质朴风景。曾隐居过“商山四皓”之一夏黄公的大隐山是苍青色的，近处的松岭是黛绿的，蜿蜒的姚江之水是碧绿的，捱过了草黄哺乳期的稻禾透出了翠绿的笑容，水滨的茭白苗则以齐刷刷的黄绿色轻拂着路人的裤管……

而在七十年代初期的某个夏天里，这片土地差点失却绿色，因为排水不畅，农民们急急地在姚江岸边修建排涝站。铁锹铁铲叮当着向土地深处掘进，农民们有说有笑地干着活，忽然他们中的一个发现铁锹被一些硬物阻挡，仔细一看，是一些陶片、石器和叫不上名字的动物的骨骼。水利工程停了下来，考古队心急火燎地驻了进来。不久，一条让农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消息惊动了世界，并且改写了中华文明史：河姆渡遗址距今已有七千年的历史，是长江流域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代表性文化遗址，比半坡遗址还早一至两千年；它的发现，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由于时间的介入，河姆渡的天空突然变得深邃，河姆渡这片土地突然变得久远。时空隧道里，轰响着先人们豪迈粗犷的笑声。

在传统的史学里，中华民族的起源是“一元”的，即黄河流域是我们民族的发祥地，西安近郊的半坡遗址是其代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是在北方人南迁后才开化的。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使这个论断失却了正确性。在黄河流域的先人们开拓荒地种上小米的时候，一直被历史认为是荒蛮之地的南方，在东海边的一个沼泽地区，另一群中华民族的先人已从野生稻谷的枯荣里找到了一些必然的启示，播下了第一粒栽培稻谷的种子，创制了大量比石器更为先进的骨器，用榫卯构件建起了至今仍在东南亚和中国南方地区沿用的干栏式建筑，挖出了最早的井，养起了可缫丝制衣的蚕宝宝，制作出了击水行舟的第一支木桨，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管乐器骨笛，创造了世界上最早

的太阳神具象“双鸟昇日”……

中外学者惊叹于这样的发现,惊叹之余,便动手纠正史上的差错:中华民族的发源至少是“二元”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华民族另一个源头。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被改写了。住在河姆渡附近的孩子们从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历史课本里,读到了河姆渡这个亲切的地名。孩子们从学校走出来时,心里一定充满了自豪,七千年间数不清的日日夜夜与眼前满目的绿色叠印在一起,幻成一种永恒的风景,时常在他们的心头浮现。生命里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东西,河姆渡先人的创造属于此类事物。

让我们屏声敛气地走进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吧!或许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一下先人们美妙绝伦的创造和发明。让我们忘记时间的存在吧!沿着河姆渡先人的遗存所标出的路径回溯,我们或许会知道什么叫永恒。

原始河姆渡人的头像以突出的额头和炯炯的眼光打量着我们,仿佛许多年前在夏夜星空下给我们讲故事的老祖父。他的视野里,是数也数不清说也说不完的动物植物。我想,那时的天气肯定要比现在暖和,要不,那么多的热带动物为何喜欢聚集在这片土地,那么多郁郁葱葱的常绿植物又为何展开它们各自宽大的叶子呢?所谓的干栏式建筑,就应该建在宽大的叶子下,那些用石斧骨器砍下锯下的木头,就那么自然地横着竖着,搭成了一所所有“架空层”的建筑,“架空层”的功能,恐怕是多方面的,它既可防潮,防毒蛇恶兽,又可圈养捕获的小动物。常住在“架空层”上面的人,自然是老人、孩子和妇女。男人们出外做事去了,他们或围猎野兽,或划桨捕鱼,或去沼泽里垦荒播种,大片大片的稻田,就是他们开垦播种的结果。

天色暗下来的时候,男人们回来了。干栏式建筑旁,燃起了熊熊的篝火,女人们用陶器煮着米饭,男人们则把猎得的动物放在篝火上烧烤,米饭的清香和烤肉的油香混在一起,飘逸在

古老南中国彩霞满天的黄昏里。

这是氏族一天中最热闹、最充实的时刻，疲劳远去了，伤痛远去了，饥饿远去了。女人男人们围在篝火旁，享受着劳动的成果，享受着人类最初的天伦之乐。骨笛响了起来，这种围猎时引诱野兽的器具，这时变成了乐器。吃饱息足了的人们开始围着篝火手舞足蹈起来，或许口中还念念有词。

篝火将尽未尽之际，人们便回到了“架空层”上憩息。兴奋的孩子或许还觉得不够尽兴，围着男人们吵吵嚷嚷，男人们挨不过，只得用泥巴捏只小猪，或者用石头磨只陀螺；女人们手捏骨针，借着篝火最后的光亮，匆匆缝补男人们白天弄破了的衣衫；还有个别细心的人，一手攥着象牙，一手用尖利的骨刀刻画着：先刻上光焰四射的太阳，再刻上浴火的飞鸟……

建筑之外，水样的月光，泻在南中国混沌初开的土地上，那么的皎洁，那么的清澈。在月光背后，曙光正在慢慢地集聚升腾——那可是人类文明的最初曙光呵！

徜徉在时空隧道的想象，会在谷物陈列窗前戛然返回现实。眼前是几颗已经碳化了了的黑色谷物，不用置在其上的放大镜观察，我们甚至无法确认它究竟是不是稻谷。但是，当初当这些稻谷出土时，这些在地下埋藏了六七千年的谷物的色泽，依然是金灿灿的，连颖壳上的稃毛及谷芒仍清晰可见；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生产力条件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河姆渡人囤积的稻谷竟有一百二十多吨！据说，河姆渡稻谷出土后，曾有一位外国专家来此参观，并为这样的谷物惊骇，提出用一吨米换出土的一粒稻谷，结果自然是未能如愿。有人觉得奇怪，一百二十多吨稻谷中捞出一粒与人，又有何妨？史学专家发话了：这稻谷可是中国的无价之宝，岂可用几斗米换得？

我们自然毋庸笑话那位专家的举动，但我们却应该回味一下史学专家语重心长的话语。目前世界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

类以稻米为主食,可这稻谷究竟由谁发现并栽培却一直是争论不休的。在河姆渡文化发现之前,国际上许多专家都认为文明古国中国的稻谷是从外国引进的,主要线路有两种推测,一是通过海路从东南亚引进,一是从印度引进。其实这种很学术的推测忽略了一些最基本的可能性,比如作为强盛帝国的中国到东南亚的海上航行,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才得以真正实现,而在此之前的数千年间,南部中国的人们一直在食用着大米;印度与中国隔着一座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喜马拉雅山,那是座连飞鸟都难以逾越的山峰,古人又是如何携带稻种万里迢迢地完成这种无法想象的旅途的呢?

不少中国专家一直相信中国的稻谷是中国原产的,但苦于没有实物依据。河姆渡遗址中大量栽培稻谷和野生稻谷的发现,填补了这个空白,它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明中国不仅是稻谷的原生地,而且在地球上绝大多数地方还未开化时,已经栽培了颗粒饱满的稻谷。河姆渡以金灿灿的厚实声音说,世界,告诉你吧,是古老的中国自己养活了自己,还养活着别人!

看完遗址博物馆和现场馆,让我们再回到山清水秀的河姆渡头。清风徐来,吹动着我们的额发,那样轻柔而温暖。一些悠远的回响便在这家园般的山水风光里淡出成背景。

好些年前的一个初夏时节,当中国第一套以古文化遗址为题材的特种邮票“河姆渡遗址”邮票在余姚首发之际,我写过一篇题为《飞翔的河姆渡》的文章和一首叫《河姆渡之歌》的歌。我愿把这首歌的歌词作为这篇小文的结尾。

你是一只振翅欲飞的巨鸟
 静静泊在东海之滨的土地上
 你用层层叠叠的翅膀
 扇动七千年春花秋月风雨沧桑
 你衔来金黄的稻谷

养育人类一代一代成长
你奏出悠远的骨哨
唤醒人类最初的理想

披一肩阳光走向你
我们的摇篮河姆渡
我们用惊喜的目光抚平你的创伤
我们用连绵的绿野连接你中断的梦想
.....

姚江的分量

这是一条不长的河流，一百多公里的水路波平浪静入东海。

这是一条很长的河流，在七千年的春华秋实里流出一波又一波迷人的景致。

这是一条没多少知名度的河流，不管多大的中国地图，都很难找见它的名字。

这又是一条闻名遐迩的河流，古老中国的好些故事和灿烂文化在它的周遭展现：舜生息在它的岸边，大禹治理的“扬州三江”之一便是它，禹还把治水疏九河的秘图藏于它岸边的方丈山里，以期永绝水患；秦始皇在它水中渚地饮过马，卧薪尝胆的勾践在它岸边练过复仇之军；高风亮节的严子陵饮着它的水长大，第一次亮出了属于中国文人的独特风骨；虞喜在它岸上的楼台里专执地注视着天空，在太阳的行程中第一个发现了“岁差”；虞世南饱沾故乡之水勤练书法，大大加快了我国书法走向成熟的进程，连唐太宗也对他称师学艺；心学大师王阳明文韬武略的一生起始于这条河流北面的瑞云楼，岸边龙泉山上，依旧保留着他讲学的处所；民主启蒙大师黄宗羲在它岸边喊出了关于“民为贵”的时代最强音，掷地有声；中日文化交流使者朱舜水一叶扁舟顺流而下，辗转漂流到扶桑，把先进的中国文化传播给了日本……

这条河流叫姚江。在它的两岸，还盛产被《茶经》赞誉的名茶，出品了极大量的顶级瓷器。茶叶和瓷器，是历史中国对外贸

易的主产品,是历史中国的代名词。在英语中,“瓷器”和“中国”是同一个词。温润剔透的 china,流淌着姚江碧波的清韵,闪烁着姚江波光的亮泽。更让人惊讶的是,在这条江的中下游地段北岸,有着灿烂的河姆渡古文化,有着改写人类文明史的足够依据。

我们都知道,河流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越往前推显得越加紧密。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的昌盛与河流有着无可忽视的对应关系。比如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的文明,比如恒河、印度河养育了古印度的人民,比如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托起了古巴比伦的鼎盛。中国的大河是黄河和长江,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古文明的代表,而河姆渡遗址是长江流域古文明的代表。其实确切地说,姚江是一条独立的河流,径自入海,并不是长江的支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既然姚江岸边的河姆渡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那么,姚江自然也可称为我们民族的母亲河,尽管七千年前的姚江可能是另一番模样。

有了上述的推论,姚江在历史坐标中便显得愈加有纵深感。当然,让姚江鲜活成风景的不仅仅是一个古遗址,更有一些美丽的故事、传说和彪炳史册的人物。

姚江从山间轻盈跳落,转入平原,流经马渚。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在此与姚江打了个照面。据说秦始皇在剪灭六国一统天下后,便想去拜谒先圣前贤们。他的大队人马一路南巡,到了会稽,谒了大禹;其后,当他听说舜的后人在姚江两岸繁衍生息,便想再拜谒舜的遗迹,于是他一路东行。在姚江中的一块渚地上,他的马歇了下来,低着头直饮江中之水。于是这块地方便有了马渚的地名。而今天的马渚依然有着一些传说中的遗迹,“余姚十景”中,便有一景叫“渚山饮马”。

姚江一流进古城余姚,便被层层叠叠的故事和诗章所挤瘦。北宋时,赫赫有名的范仲淹登上了岸边的龙泉山,为姚城盛

景和滔滔江流所动，写下了著名的诗句：“余姚二山下，东南最名邑。烟水万人家，熙熙自翔集。”

实际上，范仲淹老先生所看到、感受到的仅仅是姚江姚城的一部分东西。这座城的底蕴是何等丰富，这条江的底蕴又是何等丰富。在姚江千年不息的流韵里，有着多少的故事呵！别的不说，光说说龙泉山和余姚四位先贤就足够了。

龙泉山原先叫屿山，在很早很早的年代，这里是一片汪洋，屿山实际上是个露出水面的小岛屿。到了东晋时，这里的山腰冒出了泉水，后来泉水处有了井。人们看到这井水绿如猫眼，即使大旱也不见干涸，于是便啧啧称奇。有人揣摩，平地上都没水了，这山上之井却满满欲溢，莫非此井通海，或是井泉里卧有苍龙，便称它为龙泉井。“山腰石有千年润，海眼泉无一日干。天下苍生望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据说宋高宗赵构曾盛赞此泉的甘凉。那年金兵渡江南侵，南宋小朝廷一片惊慌，赵构在逃亡定海途中渴得要命，令人取龙泉井水饮用，颇感受用。在结束逃亡生涯回杭州途中，他特地驻蹕余姚，并命人取十鬣龙泉井水带到杭州享用。龙泉由此更负盛名。

龙泉山上有许多名胜古迹，比如祭忠台、中天阁、知乐池等。从某些方面说，龙泉山浓缩着一部分的姚江文化史。姚江文化史中姚江人物的杰出代表当推严子陵、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余姚人亲切地称他们为“四先贤”。在龙泉山上，就建有四先贤故里碑和以他们名字命名的纪念亭。

严子陵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当他辞别姚江一袭羊裘一根钓竿云游四方时，他可能不会想到他故乡的小山会因他易名。那时刘秀刚坐上江山，急需严子陵这样的人物辅佐。刘秀自信能用高官厚禄请到他，因为严子陵是他的老同学。但严子陵坚辞不官。刘秀只好把他骗到京城，并破天荒让老严与他同卧龙榻。晚上，严子陵毫无顾忌地把脚搁上了老刘的肚皮，惹得汉宫的星象